

布朗族的茶与传统文化

昆明戴特民族传统与环境发展研究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科研究所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

编

TEA AND THE BULANG CULTURE



发展工作实践丛书

ff 福特基金会资助

Development Institute for
Tradition and Environment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云南民族出版社

布朗族的茶与传统文化

昆明戴特民族传统与环境发展研究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科研究所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TEA AND THE
BULANG
CULTURE

发展工作实践丛书

ff 福特基金会资助

Development Institute for
Tradition and Environment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朗族的茶与传统文化 / 向跃平, 樊坚等主编.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12

(发展工作实践丛书, 2008)

ISBN 978-7-5367-4332-8

I.布… II.①向…②樊… III.布朗族-茶-文化-研究-中
国 IV.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609 号

责任编辑	张海英
封面设计	葛伟征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邮 编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总 印 张	28.25
总 字 数	7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1000 (套)
定 价	100.00 元 (套/共 4 册)
书 号	ISBN 978-7-5367-4332-8/D·407

《发展工作实践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刀 雯	马丽君	方 征	王 化	邓 冲
母 磊	吉学方	向跃平	许会茹	李彦萍
李海滨	苏国文	陈 萍	陈贵平	陈思多
孟 皓	南 康	南海明	姜 楠	段岩娜
胡 岗	袁 燕	彭新美	閻 楠	樊 坚

编委会主任:向跃平

本书执行主编:向跃平 樊 坚 閻 楠

总 序

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一个社会，生产力越发达，经济文化水平越高，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和能力就越大；反之，生产力越不发达，经济文化水平越低，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和能力就越小。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出路在于发展，也仅仅在于发展。

从广义上讲，发展问题最早出现于哲学家关于宇宙的形而上学思辨中。在古希腊，发展表现为一种世界目的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大多认为世界的终极目的是不动不变的“善”，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向着“善”的运动过程。希腊哲学家构想的这个“世界发展观”几乎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它表现在教士们对“永恒天国”的论辩中；在集古典思想之大成的德国，“世界发展”则被黑格尔规定为“绝对精神”的展开和实现过程。这些都和现实的社会运动毫无联系。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本主义思想要求人们把目光从仰望“天国”返回到关注现实世界，关心普通人的现世利益。以此为核心精神的整个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激励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持续迅猛发展，为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财富。但随之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如围绕着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产生的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等；围绕着社会与人群的关系产生的资源竞争，政治经济秩序，社会公

平和公正等问题。这些所谓的“全球问题”是同每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群体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几百年来，尤其是最近的一个世纪，关于发展的理论可以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几乎找不到什么有关发展的问题没有被研究过或被理论化地阐述过。

然而，发展的目的不是研究，也不是理论的表达。发展的最初和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大所有人的福利。与对发展的研究相比较，发展的实际行动更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工业文明在西方世界的全面进步证明，实践和操作化知识及相关经验和能力的积累是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基础。或者说那些程序性、工艺性的实践行动知识积累给科学和工业的加速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出发阵地。一位名叫麦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的人类学家曾经说：“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这就是牛顿所说的“巨人的肩膀”。

我们这套丛书就是试图在发展工作的实践活动中，累积起坚实的可靠的“巨人的肩膀”。

编 者

目 录

绪 论 云南少数民族与茶	(1)
一、茶树种植的起源和传播	(2)
二、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	(3)
三、云南茶文化的特征	(5)
第一章 布朗族与澜沧县芒景、景迈栽培型古茶林	(8)
一、布朗族“腊”的发现	(8)
二、芒景布朗族族源与古老茶园	(10)
三、芒景布朗族的茶叶加工及其产品	(14)
四、芒景、景迈古茶树的植物学特征	(15)
五、芒景、景迈古茶林的价值	(16)
第二章 布朗族的生态环境观念与利用	(20)
一、布朗族：云南大地上最古老的原住民族	(20)
二、森林观：每一棵树都依附着一个精灵	(22)
三、森林农耕方式：刀耕火种、轮歇抛荒	(26)
四、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30)
第三章 布朗族对茶文化的贡献	(34)
一、布朗族关于茶叶起源的传说	(42)
二、布朗族种茶的历史大事记	(43)
三、布朗族关于茶的认识	(43)
四、布朗族的经济结构及其演变的比较	(44)

第四章 茶叶的传统种植管理与销售方式	(46)
一、布朗族种茶的方式与变化	(46)
二、布朗族不同的种茶方式	(47)
三、布朗族采茶的季节与方式	(47)
四、茶叶的销售方式及其变化	(50)
第五章 布朗族的茶文化与茶道	(52)
一、茶与社会交往	(52)
二、商品与经济收入的方式及其所占经济收入的比重	(52)
三、布朗族饮茶的方式	(53)
四、布朗族的特色茶	(56)
五、“茶祖节”	(57)
六、近年对古茶园的保护	(67)
七、古树茶与台地茶的区别	(71)
八、普洱茶毛茶的制作工艺	(72)
九、种植茶叶的最佳时间	(73)
十、普洱茶的制造工序	(77)
第六章 布朗族茶文化的发展——来自芒景村的实践	
个案分析	(81)
一、现代市场经济中布朗族传统茶文化的局限性	(89)
二、与传统茶文化衔接的茶文化发展模式	
——茶叶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	(92)
三、芒景村茶叶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	(97)
四、从芒景村茶叶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看到的几个	
优势与问题	(105)
五、来自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的经验	(115)
六、项目影响	(117)
七、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挑战	(122)
主要参考文献	(124)

绪论 云南少数民族与茶

云南是中国西南边疆省，北回归线横跨全省东西，属低纬度内陆地区，境内多山，但土地肥沃，阳光充足，雨量充沛，自然条件优越，适宜茶树的生长，驰名中外的“普洱茶”就产于云南。这块土地养育着汉、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回、拉祜、佤、纳西、瑶、藏、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诺、水、蒙古、布依、独龙、满 26 个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布朗族是一个种茶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古至今，茶叶在布朗族的经济、社会、文化、民俗礼仪等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芒景村的布朗族先民早在 1 000 多年前就发现并利用原始森林进行人工种植茶叶，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至今仍然滋养现代人且保留相对完整的景迈和芒景的万亩古茶，就是布朗族先民的智慧结晶。

本书主要围绕布朗族对茶叶的认识、茶叶的种植与管理方式、茶叶的生产加工、茶叶的用途与作用（商品、礼品、饮料等）、茶叶种植与生产加工的演变等过程，来阐述布朗族从古至今关于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茶与经济的关系、茶与社会结构演变的关系、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茶与布朗族民俗文化的关系。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布朗族茶与传统的阐述，对保护布朗族的传统文化以及解决其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揭示，为理论工作者、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工作提供参考。

一、茶树种植的起源和传播

云南少数民族知茶、用茶、种茶的历史相当久远，其悠久程度甚至伴随着这一地区最古老的文明史而来。崩龙（德昂）族古歌《达古达楞格莱标》中有这样的描述：“在没有人类之前，从天空飘下一百零两片茶叶，单数变成五十一个精悍的小伙子，双数变成五十一个美丽的姑娘，他们组成五十一个对夫妻，经一万零一次磨难后，最小的一对留在地上，他们就是崩龙人的祖先。”布朗族《祖先歌》唱道：“叭岩冷是我们的英雄，叭岩冷是我们的祖先，是他给我们留下竹蓬和茶树，是他给我们留下生存的拐棍。”基诺族有“尧白种茶分天下”的故事，故事说：基诺族的始祖是一位叫尧白的女子，尧白不仅创造了天地，而且分天下土地给各族人民。基诺人不喜纷争，不来参加分天地大会，尧白虽然生气，但又担心日后基诺人生活困难，于是她站在一个山头上，抓了一把植物种子撒下去，从此基诺人居住的龙帕寨土地上便有了茶树，基诺人开始了种茶历史。根据少数民族的传说，当地种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以前。傣族贝叶经《游世绿叶经》中记载，西双版纳发现茶叶并开始种植茶叶是在佛祖游世传教时就开始的。

古籍中也有云南产茶的记载，先秦药书《神农本草》：“茶生益州，三月三日采”。唐陆羽《茶经一之源》：“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指茶树原产地在中国云南、四川。唐樊绰《蛮书卷七》：“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界指唐南诏国所设“开南银生节度”区域，现景东以南广大地区。地方志也有关于茶的产地、种植、制作、种类、贸易等记载。今人也根据史实、实地调查和科学实验著书论证：云、贵、川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野生茶树和现存野生茶

树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云南是茶树的真正原产地。

云南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古地理、古气候条件。上个世纪科学研究者根据多学科综合考察，认为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近些年研究资料也表明：布朗族、德昂族的祖先——濮人（云南最早的土著民之一）最先种植云南大叶茶树，云南南部地区至今仍生长着各种类型的大茶树，如镇沅千家寨 2 700 年野生大茶树，勐海巴达 1 700 年野生型古茶树，澜沧邦崄 1 000 年过渡型大茶树，勐海南糯山 800 年栽培型茶树王，澜沧景迈、芒景千年古茶园。这些古茶树和古茶林是濮人驯化栽培茶树的遗物，为茶树起源于云南提供了很好的物证。云南的自然条件适于茶树的生长，各民族很早就从事野生茶树的栽培驯化，历经千百年种植，使茶树从高大的野生乔木逐渐过渡成栽培型的矮小灌木，叶片由大变小，而且多发嫩芽，茶叶的品质优良，味醇厚而色清香，产量高，品种多，远销国内外，是云南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随着人类频繁的迁徙和交往活动，多年来茶树的种植、茶叶的制作和饮用方法由原产地顺长江、珠江、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几大水系，以及茶树原产地邻近区域，沿陆路各贸易古道和海路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各地，推进了中国茶业的生产和发展，也促进了世界茶业的生产和发展。

二、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

茶在云南各民族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云南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茶含有芳香物质、茶多酚类、咖啡因、单宁、茶碱、维生素、微量元素等，饮茶可消暑解渴、提神醒脑、消食解热，此外，还有防病健身，减肥、降血脂，杀菌等多种功能，是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良好饮料，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各民族饮

茶、吃茶的方式多种多样。大理白族的“三道茶”很有讲究，头道是味道醇正带有苦味的清茶，二道是加入核桃仁、爆米花、佛手、柑皮、红糖的甜茶，三道是茶水中有肉桂、蜂蜜、花椒的回味茶。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的“青竹茶”则富有野趣，在野外劳作休息时，砍一节粗壮的鲜竹筒，装入清澈的泉水和茶叶，架在火堆上煮沸，再倒入稍细些的鲜竹杯中饮用，茶香竹香沁人心脾。布朗族的“腌菜茶”为初冬采老茶叶蒸熟，放入碗口粗的龙竹筒中压紧，埋入土中数月或者数年，遇节庆时挖出，取茶叶拌辣椒和盐嚼食。基诺族风味独特的“凉拌茶”是采鲜嫩茶叶揉细，放入碗中，加上黄果汁、酸笋、酸蚂蚁和各种调料，以食用或待客。壮族、景颇族、哈尼族的“竹筒茶”采鲜茶叶经过日晒或蒸煮，稍搓揉后即装入竹筒中，用木棒筑实，竹叶封口，数月后茶叶变黄发香，劈开竹筒，取出棍状紧压茶，晾干或烘干备用。可用沸水冲饮，也可装入瓦罐中加香油浸腌，成为“腌茶”，炒大蒜或炒其他蔬菜，是一种特有风味的菜肴。居住在滇西北的纳西族、藏族、普米族喜欢喝“酥油茶”，先将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渣，将茶水倒入打制酥油的茶桶里，加入研细的核桃、花生、芝麻、麻仁和酥油，反复拉动桶内特制的拉杆，打出油水交融的酥油，加糖或盐即可饮用，饮后耐饥、耐渴、耐寒，营养价值很高，又不会引起血脂升高。佤族“苦茶”饮茶方式特别，将自制绿茶烤成金黄色，待散发出香味后，放入底小口大的陶瓷缸中，茶叶约占三分之一，加清水并在缸内放一小木片，炭火煎茶，不时用小木片将茶叶按下，以防沸出缸外，水快煎干时，再加清水，煎到水剩一半时斟出茶汁饮用，颇能提神解乏。纳西族茶酒合一的“龙虎斗”先将茶叶在小陶罐中烤黄，加入沸水后稍微再煮一煮，茶杯中先倒半杯白酒再加茶水，水酒交融时杯中发出悦耳的声响，令人惬意，饮后发汗解热，可治感冒。笔者印象最深的一次饮茶，是在彝族山寨火塘边的“烤

茶”，晚间人们围坐塘边彼此自由交谈，火塘上吊一壶水，由一长者用炭火将小砂罐烤热后加入茶叶，不时颠簸砂罐，将茶叶烤黄，待茶香飘出，注入少许沸水于砂罐中，随着一声爆响，茶泡茶香四溢，待茶泡落下，再加沸水，斟入茶杯分享。欣赏烤茶过程是一种享受，饮茶更是一种享受，饮茶后一天的辛劳顿时消散，脑中一切杂念全无，只有自然淳朴，没有任何喧嚣，让人进入一种超然的境界，当时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云南的饮茶习俗甚多，彝族撒尼人的“铜壶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德昂族、布朗族的“酸茶”，普米族的“猪油茶”，傈僳族的“盐茶”，都为少数民族茶俗文化增添了风采。人们通过吃茶、饮茶活动创造出一种特定的和平宁静环境，一种文化氛围，融洽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三、云南茶文化的特征

云南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各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造成“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特殊局面。各民族的饮茶习俗风格各异，反映了其生活的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生活方式，是人们适应并利用自然环境所创造出的产物。傣族居住地炎热、湿润、翠竹满山。野外劳作时不宜带太多的器皿，休息时需饮茶消热解渴，就地取材，砍青竹筒煮茶，极为方便；基诺族也居住于热带炎热地区，吃茶时加入带酸味的调料，除消暑解热外，还可生津健胃，助消化；居住于滇西北高寒山区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常食肉、乳制品，以保证高热量对抗寒环境。酥油茶中的茶可消油腻，并可补充长期不食蔬菜所缺乏的维生素等物质，茶与酥油等物质同食，是一种合理搭配的饮食习俗；火塘是农耕时代云南许多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动场所，它有照明、取暖、烧水、煮饭等功能，是人们活动的中心。

火塘边的社交活动有调节作用，令人身心愉悦，可维系家族和村寨中人际关系，促进人们相互间情感交流，烤茶是这一活动的产物，所以云南饮烤茶的民族很多，如：白族、拉祜族、彝族、哈尼族、傣族、佤族等。但饮烤茶的方式因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有所不同，白族烤茶比较讲究，演化为形式复杂的三道茶，其功用已非一般饮料，而成为一种精致的“茶艺”，是一种高雅的文化享受。彝族和其他民族的烤茶方式比较俭朴，很少人工雕琢的痕迹，这些使云南茶文化带有民族性、地域性。

云南茶文化具有自然传承性和变迁性。各民族各地区的饮茶习俗是通过人们千百年来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传授、耳濡目染自然传承至今。适应环境、合理的内容保留下来并得到发扬光大，演变成今日的茶俗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茶俗文化还在继续演变，如白族的“三道茶”原来只在举行学徒拜师求艺仪式、求婚下聘礼等正式场合中饮用，随着民族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如今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各旅游景点随时随地都可饮用，无需某种正式场合；傣族、布朗族的“青竹茶”随人口增多、竹林减少、现代茶具的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已趋消失；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居住在城中的纳西族、藏族已用电动搅拌器取代茶桶打制酥油茶，虽然简便，但丧失了往日打制酥油茶时共同劳作的欢乐气氛；由于经济的发展，藏民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除牛羊肉和酥油茶外，还能吃到新鲜蔬菜水果，“以茶代菜”的历史逐渐消失，但茶在藏民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随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火塘边的“烤茶”已很难吃到，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方便的“开水冲茶”。

云南茶文化也具有宗教特性。由于茶与少数民族生活密不可分，古代人们对茶的需要、珍视及感激之情幻化为神灵，因而对它顶礼膜拜，祭献“茶灵”的载体——茶树，表达其对茶的感谢和敬畏之情，以祈求它赏赐更多更好的茶叶。普洱茶产区

“六大茶山”有许多大茶树，被称为“茶树王”，深受当地基诺族、布朗族、佤族茶农崇敬，每年新茶开始采摘前，都要置办祭品祭祀“茶王树”，仪式甚为隆重，今天，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加深，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对自然依赖性的减少，对自然崇拜热情的降低，茶文化中的宗教特性逐渐消亡，祭茶树活动、祭茶神等类似的祭祀活动只见于民俗旅游中。茶也是少数民族各种宗教祭祀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祭品。

每种文化习俗都拥有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内涵，依托厚重的地域文化积淀，云南茶文化也不例外，是由人与自然环境所组成的大系统决定的。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

第一章 布朗族与澜沧县芒景、 景迈栽培型古茶林

布朗族是一个勤劳、智慧而又历史悠久的民族，总人口约6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的保山、临沧、双江、镇康、永德、耿马、澜沧、勐海等地区。芒景、景迈在澜沧县南部，距县城约70公里，北与惠民为邻，东南与勐海县相接，西与糯福相连，居住着布朗、傣等民族。这里地处亚热带地区，海拔1560米，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壤肥沃，分布着近万亩的栽培型古茶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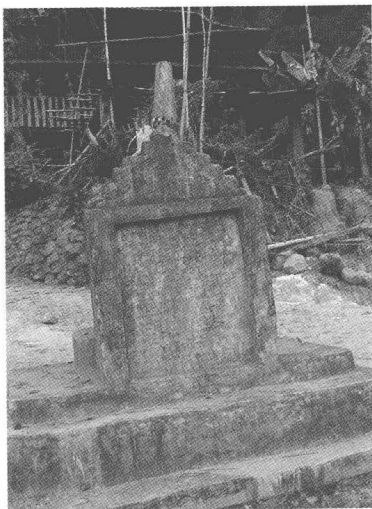
一、布朗族“腊”的发现

据布朗族先人传说，“腊”（原意指绿叶，现指茶叶，下同）是布朗族祖先在游猎生活时期在采摘野果、野菜活动中发现的“野菜”之一。当时人们是把“腊”当做“佐料”食用，布朗族称这类“佐料”为“得则”（茶叶，下同），至今人们上山干活有时带上一点冷饭和腌菜、辣椒和盐巴，吃饭时摘上一把“得则”蘸盐巴辣椒就可当菜了。

远古的时候，布朗族祖先吃的食物大部分是生的，或是用火烧出来的野生动物肉，食用后体内比较热，疾病较多，吃了“得则”这种“佐料”后，自然觉得身体舒服一些，眼睛明亮，头脑清醒。因此对“得则”这种“佐料”产生了爱好和兴趣，逐渐觉得这种“得则”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但是那时这种“得则”稀少珍贵，不容易找到，由于生活的需要，布朗族头人

岩冷等人开始进行人工种植和移栽。岩冷的故居建在芒景上寨后的一座山顶上，现在还有许多原始遗迹可以考证。

古人在游猎中，发现“得则”这种植物就记上标记、记好地点，进行人工管理和保护，在管理中他们还发现用草木灰施在“得则”的根上，味道更好。后来他们摘下果实带回部落住地进行人工种植和发展，这样野生“得则”就慢慢变成了人工种植的“得则”了。为了与其他野菜分开使用，岩冷给“得则”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叫“腊”。



今佤尼、傣族称为茶为“La”，彝族撒尼方言、武定方言也称茶为“La”，纳西族语言称为“Le”，拉祜族称“La”，这些“La”和“Le”可能源于布朗族的“腊”。

随着人们对“腊”的认识的加深，对“腊”的利用越来越广泛，需求量也越来越增加，到公元859年，“腊”的种植出现了较快的发展，从房屋周围种几棵开始不断向四周扩大，最后出现连片开垦，大面积种植的新阶段。

人们把“腊”摘下来带在身上，劳累时就放到嘴里含着，用这样的方法来消除劳累，保养身体。后来又采用把“腊”摘回来，用锅炒、用手揉、用阳光晒干的加工方法。为了发挥“腊”的药性作用，后来人们喝“腊”的时候，先把“腊”放入小罐罐（布朗族称“国哦腊”）烤香，然后放水熬成汤来喝。这时期，“腊”便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普通饮料，不喝“腊”头就疼。布